

三十九卷

和
1811
22



門和16
1811
22

昭明文選集成卷三十九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梁

孔倫 孔錫 全校刻

彈事類

彈曹景宗

彈劉整

彈王源

牋類

答臨淄侯

與魏文帝

答東阿王

拜中軍記室辭隋主

與魏太子 為鄭冲勸晉王

勸今上

奏記

右共十三篇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註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

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
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關

泥首待罪帝

任彥升 梁典高祖即位訪

御史中丞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 奴有刑司馬法將軍死綏緩挽車之索謂死於車中八寸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史記趙王將

趙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將遣

之即有不稱妾得無罪乎王許諸魏志太祖命曰自命將征行

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

自古昔明罰在斯 善本作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

德勳險 魏收後魏書曰侵軼蹙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太祖道武諱珪改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濟註淮徐河兗皆

師有功則東關無一戰之勞涂 音途善中罕千金之費 吳歷諸

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文子起師十

萬口費千金東關涂中皆地名以上言前此克敵之易皆由將

得其人人而司部縣隔斜臨寇境 沈約宋書宋世分郢州為司

肯用命故使狡虜憑陵 憑依陵迫也淹移歲 五引本月 即下自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猶 善本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劉璠梁典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

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

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三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

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 不若陵比

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

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功尤盛於耿四句極表蔡道恭之功恭

書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

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耿恭字伯宗為戊巳後尉恭以踈勒

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

不得水乃整衣服何井再拜有飛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不解

引去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關英雄記

兵為呂布作聲援漢書宣帝詔曰傳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

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關

而已哉起入景宗逗撓觀望罪狀向誣漢武帝使因杆將軍公

夷狄實由郅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木作討出不時言邁

行之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

等蟻聚為寇塞外多牛馬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既不能討

無室廬故逐水草以居

所以可罪銑銑按下也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五臣本威援兵

盤桓不進貌資助也

以致司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損

州失陷

不惟不能援司州併失三關罪狀極明劉璠梁典宣城王以冠

軍將軍曹景宗為郅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判郅發兵往援曹

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

退還延頸遂失三關諸皮三關延頸二戊名也屺折挂也

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五臣本無

一句主謂于首以上論其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郅司二州諸

不援司州及失三關罪案

軍事左將軍郅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

多幸銑註言拔自行陣之間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上先

鄒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

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

效也

徒能走得獸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賞茂通侯

莫敢言言景宗指蹤非擬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

榮高列將。負擔丁。裁企。馳氏。鐘鼎遠列左傳齊侯使敬仲為卿

也。又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子路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自頃至踵

無功績驟致高位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敘寡人和諸戎狄故賜之自頃至踵

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銑註踵足也造化喻君言景宗

膏血塗潤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一再以

一生相形生曹死蔡優劣五臣本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昔

功罪秩然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日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詔書到興已為覽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所殺長史得機以為國家坐知千里

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故能出必以

克捷違教者負敗數句言古人命將罪無不刑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

律。錙銖無爽入兩為錙二十四銖為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梁武已有詔荆郢二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謂不即奉詔書庸固謂景宗詩匪面命自

逆徒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銑註聖朝謂梁乃顧

謂將成一愆彼司氓致五臣本辱非所司氓司州之人早朝承

統之愆。歎載懷於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將罪狀書肅明典

憲數句是請正景宗之罪題後次臣謹以劾胡代反請以見

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爵土太收付廷尉法獄治罪

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結胡諧應及咎者。及之者別攝治書

待御史隨違續奏。僚官也偏裨皆小將結連也。臣謹奉白簡以

聞。向日簡簡略狀也。臣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

聞。

按首言敗軍之將必刑次言國家行兵未嘗挫衄中一言

蔡道恭守司州之功一言曹景宗陷司州之罪且三關併

失尤為咎不可追究其出來皆屬觀望逗留違命誤國又

言景宗本以無功厚膺爵土臨敵死綏乃其常分再以生

曹死蔡比勘罪功而以邊民陷入敵境貽宵旰憂罪狀明

曰無可疑者梁武置之不問徒事姑息斯失刑矣



奏彈劉整

沈約齊紀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整位特節都督交廣越三州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凡毓育

字孤家無常子

東觀漢記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敦睦九族青

士號其家見無常母衣無常主是以義五臣本義上十節夫聞之有立立立千

載美談斯為稱去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

丙史劉寅妻范詣臺訴以下是范氏訴詞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

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作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富

伯二奴名並已入眾為大眾用又以錢婢姊妹弟溫既欲自使恐大眾不服故以錢私與

校苞

之錢字下當脫與字婢當是整善本仍留奴自使有伯又奪寅息遂

婢綠草息子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

往整田上經十二日田上當是整舍所在整便責范米六斗哺

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簾內也善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

屋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劉整偷車欄

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五臣本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五臣本母

并奴婢等六人劉整劉寅當來共善本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

采音舉手查全范臂求攝檢攝謂拘如訴狀訴詞至此輒攝整善本

父舊使奴抽父舊使奴者海蛤到臺辨問以下海列稱整亡

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寅亡善本作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既是大眾諸人錢皆有分其

奴當伯先是眾奴善本兄弟未善本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

貼錢七千共眾作田當伯是眾奴觀下未別火食則田是眾田

故共眾作田下寅歸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

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

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善本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
共分此錢又不分遂海蛤供詞至此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

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去應充衆准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此處又以借貸夫直為詞是以沒對會為抵賴范氏

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
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往屏風上取車帷

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失車
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

與善本無與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
罵婢善本無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忠善本無志等四人于時在整子

母善本無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杖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
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采音供詞止此

其所供與范訴詞同只是不肯認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以下
列稱善本無稱娘云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

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善本無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
車欄龍牽苟奴登時五臣本無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

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

見度錢不見度錢者偷賣得錢不使人見苟奴供詞止此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

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自整便留列稱善本作孃被奪今在整處

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五句將供詞之同總以事訴法令史潘僧

尚議整若輒畧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即婢承音等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洗雪也源委情由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証昭明刪此文太

畧故詳引之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關合土而名

教所絕閭閻歷諸侯甲屈原曰閭茸尊顯讒諛得志直以前

代外戚仕因執務翰註前代外戚齊朝后妃之親執務外戚驕奢之服惡積釁稔親舊側

目稔熟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馬其嫂禮記嫂叔不通問終夕不寐而謬

加大杖謂打透也謝承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

而竟夕不眠按此是子事借用薛包善本分財取其老弱與奪

入姪家語舜事瞽叟大杖則逃薛包作苞分財取其老弱奴入

已異范曄後漢書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

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田廬取其荒蕪者器物

取朽敗者後高鳳白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高鳳字文通南陽

徵拜郎中高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應為吏又與寡嫂爭訟遂不仕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

之偽迹孟嘗薛包字昔人睦親衣無常主即范毓事見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句似未切西京雜記公孫弘為丞相故

富貴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擔昌帷交質而取車帷漢書高祖

每賞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

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善本除官輒勃

外收五臣本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五臣本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合也偷車欄善本龍牽請

付獄測實其五臣本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

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彈章即從讞語中字字比例而出俗事能雅繁事能潔自

推好手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承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

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傳齊侯欲以文姜

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雋不疑若乃交

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

二族之和辨伉苦良合之義婚姻古者用伉儷升降鳥瓜切善

隆誠非一揆各視其族故非一揆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無貴

類使秦晉有匹涇渭無昌亮反何左傳懷嬴怒曰秦晉匹也渭分

流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亞淪雜

問計斯庶兩婿相謂曰姬漢書販鬻祖會以為賈古道良註

會之高門嫁子女而取明目腆典顏會無愧畏也若夫盛德

之循世業可懷循嗣也世業謂上代樂郤之家前徽未遠左傳

曰樂郤胥原降在阜隸此是不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

能嗣守者然自是貴族故未遠結禱離以行箕帚之威

長卿竊貲卓氏左傳人有十等士臣阜結禱離以行箕帚之威

失其所詩親結其禱婦人之幃也婿不擇人故志士聞而傷

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華典憲弊者雖除舊布新而

斯風未殄殄滅也陛下所以負辰紀於興言思清敝俗者也禮記天

依南向而立并風畫以臣實懦奴品謬掌天憲昉為中丞主糾

斧文斧取其斷辰依也臣實懦奴品謬掌天憲官邪故為掌天

之無所屈若小臣事之有傷大道亦不容終嘿狐鼠微物暗指王

源范曄後漢書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

人受命之部網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

狸遂奏大將軍梁冀買誼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餓道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事未實見日風聞銑註源

雖人品庸陋曹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

茂德東海鄰人為右僕射周禮祖少卿內侍帷幄常侍帷幄謂

八命作牧王之三公亦八命在天子父壻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類切諸府

戎禁預班通徹應邵漢書註舊日徹而託姻結五臣本唯利是

求四字是彈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

文中眼目源源類切諸府源

也。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

平舊族。寵奮亂胃。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家

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息鸞。滿璋之子。名鸞。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

簿閱。音代窮盡。猶云詳悉。簿閱。猶今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

為王慈。吳郡正閤王簿。王慈字伯實。早有令譽。源父子因共詳

議。判與為無為。五臣本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若據近今聘禮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何見出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

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亂嗣。殄沒。武秋之

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于其

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揚之睦。有異於此。潘

求矣。潘揚是以世好連姻者。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

化充牀第。數句此亂婚更甚。左傳趙武過鄭。伯有賦鷄。鄙情贅

銳行。造次以之。糾慝。得。楊。繼。違。允。茲。簡。裁。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

也。允當也。簡裁。節源。即罪。善本王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

賚。得參纓冕。世資。祖父之業。無罪。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

之抱布。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

善本。作雜。聞之前典。左傳。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薰

語。顏回曰。聞薰。薰不同。豈有六鄉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禮記

器而藏薰。香草。薰。臭。草。豈有六鄉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趙文

子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宋子之美

十有餘家管管建也本詩經又死則同穴左傳卑臣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

於事為甚何註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言以已高門此風弗剪

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恐效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

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已汚謂王氏昔辰即昔時

方媾謂後末為媾者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

止視事如故良註言禁止視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

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按滿璋之子果賢耶雖寒門何損不賢耶雖高門何益

且父子全仕王朝何不可與高門為配如以高門而已張

湯有兒霍光無嗣古人只重擇配不重甲族也且律以聖

門擇配之義南容固當有妻公冶亦未嘗無婦且仲弓父

為犁牛恐艾豨之族正未可以門第矜之也至於喪婦買

妾何見出自納聘之金而當日可掛彈章事寧無有急於

此者此中不無媒孽之過但行義有虧及諸賤役之家貴

慎之於早耳而文則殊妙

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風聲喻植文章之四布德

德音周章皇遽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答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且之資

有聖善之教何註體同也發武王名且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遠近觀者從謂能

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懿德大業皆指植父武帝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

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將來書所美諸人一照觀者駭視而抵

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

乎以上極贊其文章之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

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伸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

仰望殆如此矣不特文章工妙併才思敏捷是以對鵠曷而辭作暑賦彌日

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又以已文章之美銑註植曾作鵠

烏賦命脩作脩辭不為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貌之惡伏想執事不知

其然不知已平日仰猥受顧錫教使刊定刊削也何註植書云

耶是使脩刊定猥頓錫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賜也即來示之詩文然善本有然善本有弟子拊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

也雖欲刊定却不可增減一字桓子新論秦呂不韋請迎高妙

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

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

莫能有變易者卓犖謂述作之異公風雅無別耳更經也未經孔子刪定故不能別脩家子雲老

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失作植書云揚雄猶云壯夫不為雄

呂月文選集卷之三十六 左 女也千

童子雕蟲篆刻。俄而口壯夫不為猶悔其少作也。若此仲山周

子雲。雄字也。與修同姓。故云修家著一書。即法言。若此仲山周

且之疇。為皆有僭耶。言子雲輕詞賦之非。若詞賦可非。則古詩

引。君侯忘聖賢之顯迹。山周且述鄙宗之過言。不為語。竊

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

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補此截

到翰註。魏顆追秦於輔氏。其動銘于景鐘。見左傳。書名竹帛。謂

史書。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

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輒受所惠。竊備矇聵

動績辭賦。為君子哉。故修以此言答。植書云。其

嬰誦詠而已。定矇聵修自謂。敢望惠施。以忝莊氏。言不慙恃

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季緒璣璣

荏周之相知。莊周。徐植。惠施。莊周。相知者。故引之。

何足以云。魏志。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植書云。

劉季緒好詆訶文章。故曰何足以云。璣璣小器。反

答。造次不能宜備。脩死罪死罪。

按植之來書。不特欲以文章自樹。一世併欲以功業自樹。

一世且云。若道不行。便當著書。垂世立教。正未知所云不

行何道。所著何書。所立何教。耶。此俱是大言。不慚處。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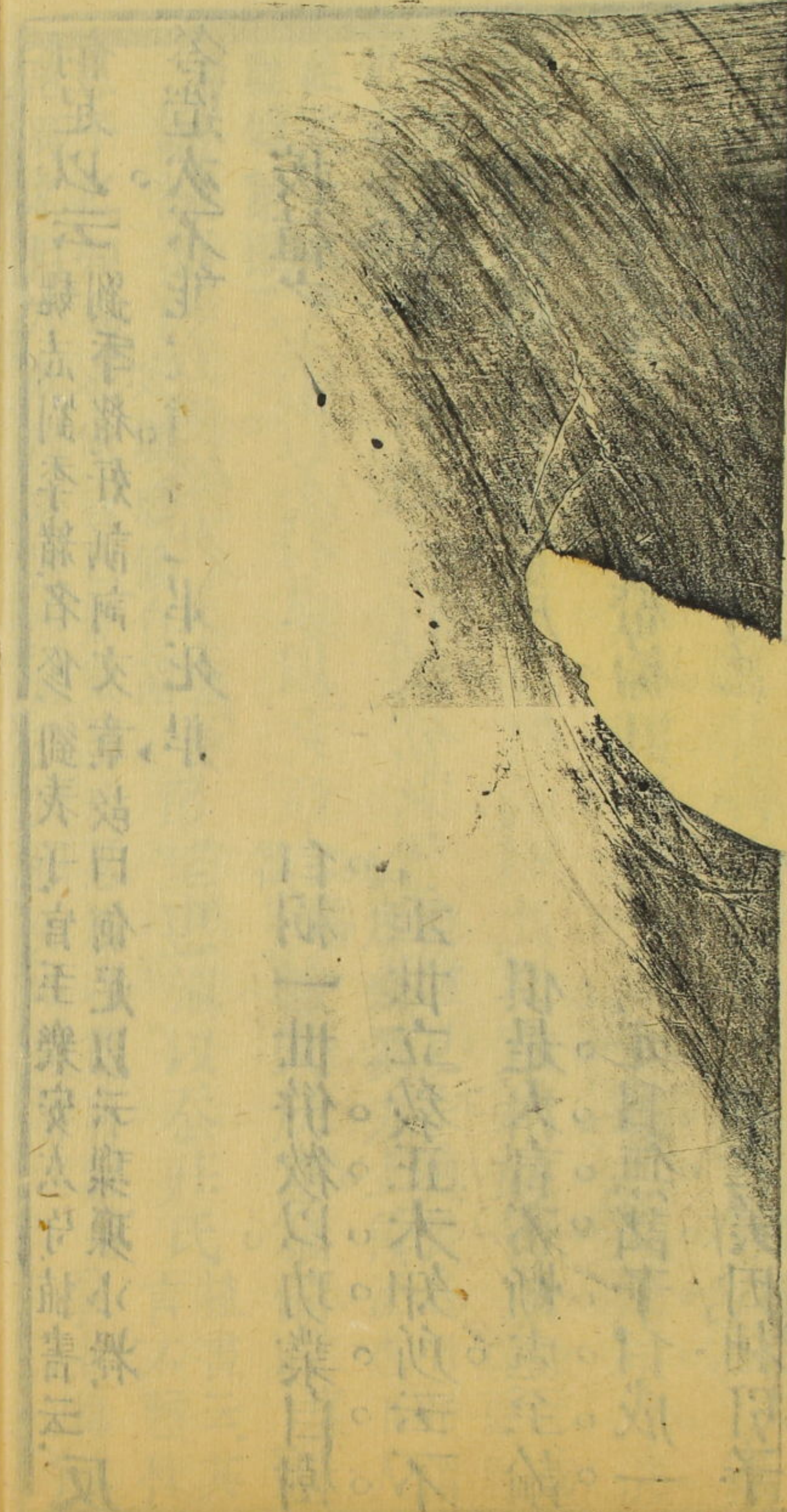
諸子之文。俱揚中帶抑。其欲使脩刊定。目無諸子。自成一

家言也。書中答處。皆就來書盛贊其文章之美。因補引子

雲。輕薄詞賦。語而以文章與功業不相妨害。反覆明其不

然。比來書更進一解。通幅凝鍊。中氣尤疎宕。迫真東京盛

時人手筆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文章志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

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笛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宜其思慕

之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翰註鼓吹音樂都尉

官名薛訪能喉轉引聲與笛同音也白上呈見果如其言指上

曹卽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

內轉哀聲善本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極摹其引喉轉音之妙聲悲舊

笳曲美常均均亦調五聲之律長八尺以施絃者抗高越過及幽微散絕也此從初試見其妙乃一人自歌

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

變入節。桓譚雜論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向註自初呈試中

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

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善本化餘弄未盡弄曲也

聲尚未盡此從暨其清激悲吟難以怨慕善日暨詠北狄之遐

和曲見其妙。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艷濟詳北狄征胡馬思皆

從一人度。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曲聲

加以時當西征白日將墜悲年華之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

不再想故鄉之可懷故益致其悲。史納奴寒姐名倡魏志文帝令

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年都史納奴寒姐名倡魏志文帝令

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其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

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兼愛於音樂是以因賤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

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街進也事謂西征事欽死罪死罪

按文既清麗意尤刻入古人云魏祚不永君臣耽於聲色

諒哉。

獨不聞于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

然無異於未視狗也。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以下極贊龜賦之美。焱。譬猶飛兔。

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善註呂氏春秋飛兔。

騶異古之駿馬。流星言疾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

東野巴人。虫鄙益著。白。雪。綠。水。巴。人。俱。見。上。此。合。前。截。皆。讚。植。仲。所。能。載。懼。載。笑。欲。罷。不。能。神。理。謹。韞。犢。玩。耽。以。為。吟。頌。琳。死。庶。幾。意。可。想。

罪死罪。

按端莊雜流麗陳孔璋文體質如是

答魏太子牋 魏略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五臣本作降

形於文墨。向註手命謂太子與質書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存者不忘生時是恩悲其死後是哀

日月井井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

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五臣本作報

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

此段將子桓來書再敘 陳琳徐幹劉楨應璩 才學所著誠 五臣

一番以見彼此同慨 陳徐劉應 劉楨應璩 才學所著誠 五臣

試如來命來書於諸子詩皆畧情其不遂可為痛切不遂謂皆

才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官其人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

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鼎沸言亂如鼎沸出輻至言眾如車輻之

湊於轂羽檄微兵之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

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其唯嚴頗佻優畜之阮阮瑀陳陳琳

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

之漢書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弃市壽王後坐事誅至於司馬長卿稱

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文長卿妻曰長卿時時

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而今各述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

可畏也子桓來書以詩文第諸人之高下此又以才具第諸人之高下取古人相况中有自負意伏未展割裂之用後

來二句是答來書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語發言抗論窮理盡微皆言其典籍篇摛藻

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麟羽之有五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帝文

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此段極贊子桓文章之美然年歲若隆今

質已五臣本無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以名不建功實不

復若平生善本之時也謂英氣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

以為知己之累耳善日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

日隆失勅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結起處盛年一過實不可追結

正蹈履也

半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徒結音耄猶欲觸習奮。

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觸習謂習觸鋒刃。割裂猶云無片段。此言他人雖登鬼錄。已尚欲為國立功。語氣甚

壯。不勝懷懷。音婁。懷。懷緒長也。以來命備悉。備悉備悉。鄭中之事。故略陳至情質。

死罪死罪

按子桓書。追亡念存。丰神實足于古。末於嘆老意尤惓惓。

不忘。此只略依書中大意答之。終之以保身立功。見在一

日。便當為國家展一日之用。持議極正。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略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鄭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葦燈。翰註謂辭太子時。太子與

之宴。曜靈日也。匿景謂晚。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虞卿。浮觴旬日。平原

無以過也。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君幸過

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

言。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易盈量窄。沈醉寘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初

官。每事承前。無所改易。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未知前任教化之深淺。恒山在西。岡山脊。漢書代。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

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擊韓信還。

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追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泚水。斬

瀆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常山郡

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

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涇。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

趙幟立。漢幟失策。謂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

不用李左車之言。邯趙東接鉅鹿。存五臣本。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

所都。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鉅鹿縣名。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

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

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而質闇弱。

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慷慨俠烈也。而質闇弱。

無以莅之。此段雖是言元城控帶形勝。而無昔日兵爭之。若乃

邁德種恩。立樹之風聲。立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

杼。固非質之能也。非其任。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一定下無

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善休賦布。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

慄有庶幾之心。以上已之所能。只是奉令守法。即往者嚴助釋

承明之歡。愛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

克復舊職。追尋前軌。八字是。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

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

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問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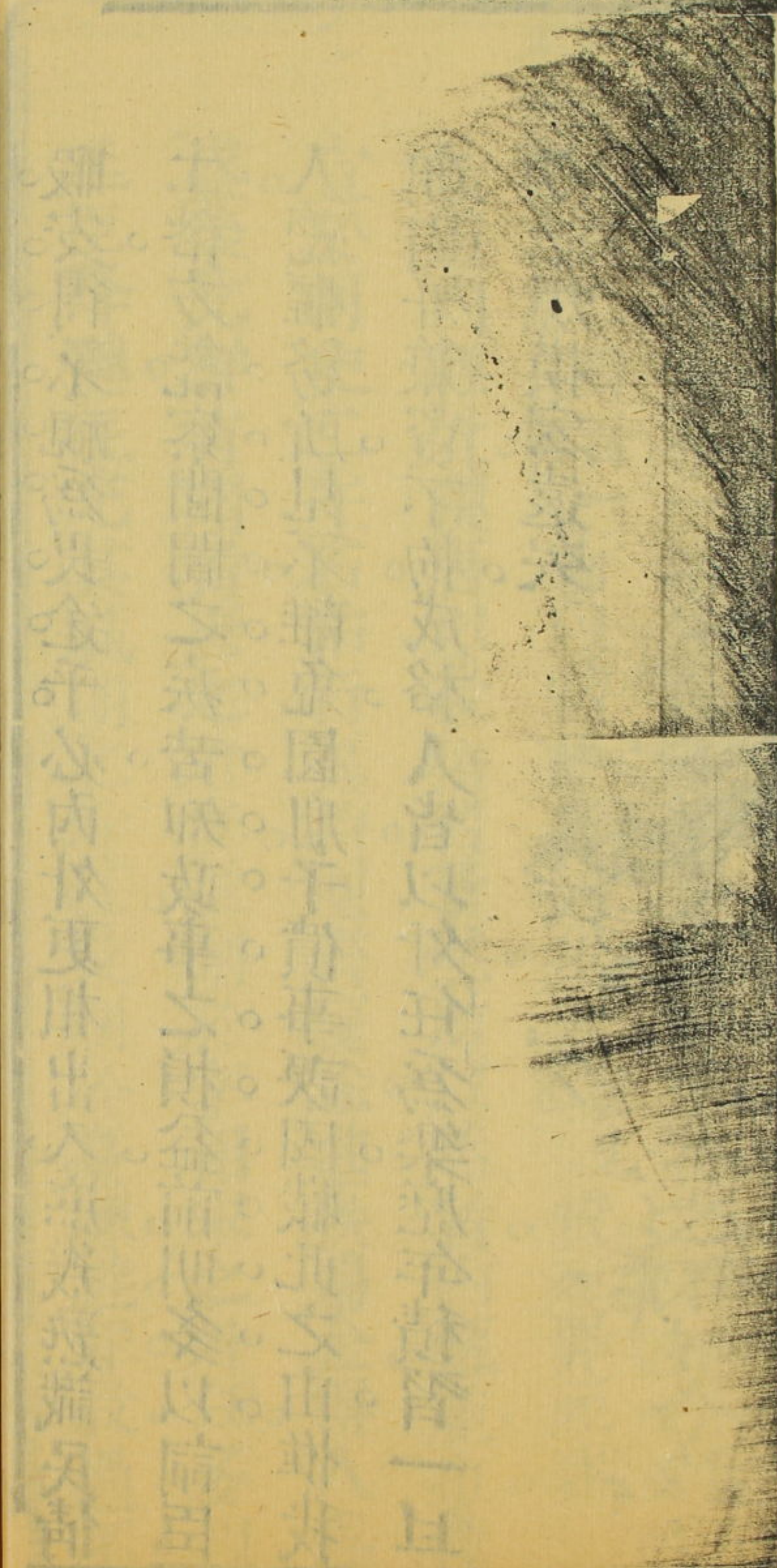
許。因留侍中。又吾丘壽玉。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張敞在外。自

後為東都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軌述也。漢書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

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取於繩墨。管臆糾

按重內輕外。漢唐以後積習皆然。所以然者。內權重也。漢宣於刺史二千石。治行異者。璽書褒諭。進秩賜金。得人為盛。後此鮮有聞者。唐之外任。受制於宰相。宋之外任。多以廷臣降黜。往充其職。明之外任。受制於臺諫。避罪救過。不暇安。得不視為畏途乎。必內外更相出入。庶幾熟識民情。士俗。方能察閭閻之疾苦。知政事之損益。前明多以詞臣入總樞務。所見不離兔園冊子。債事誤國。職此之由。惟我朝內外兼資。不拘成格。人皆以外任為樂。歷年積習。一旦頓消。規模宏遠矣。

結固無奇矣。又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湯與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陳湯字子公。皆借古。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任可居。故作此。不樂人以例。自己。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善本。左右之勤也。翰曰。彼謂張敞。陳亦質之心。古今一揆。先後不買。莫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買。易將古人與已對面。一聊以當觀。不敢多云。也。觀見。質死罪。死罪。照致書之意。自明。



為鄭冲勸晉王牋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位至太傅又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

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

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

制即下褒德賞功

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

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由證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說苑鄒子

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阿衡三公職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

宅曲阜奄有龜蒙

翰註武王已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居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

名光大宅居也呂尚磻磯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磻磯呂尚釣處史記西伯以呂

昭明文選集成

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妙甚直以司馬氏所不能期之正言

似諸莊子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臣氏春秋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讓國土謂之小已筭後來更有箇大讓在直勘破司馬氏心腸正言似諸
操以相國加九錫受十郡封魏公於漢司馬氏亦尤而效之於魏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嗣宗非逐羶附臭者此戕定有所迫而成然一路只據晉之現在功績而以陣馬風檣之勢行之到末直自吐露心胸而以真讓與假讓當面一照莊中寓諷仍是加以美名故言者無罪也公殊

不似醉人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謝眺為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初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

皇帝。按是已去職而辭別。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即日破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

記室叅軍眺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蹇之乘希沃

若而中疲潢汙鴛蹇眺自此朝宗沃若比隋王言已飲竭忠於

有終如鴛蹇之馬欲沃若於道而不能如其始詩六何則臯壤

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本吧鳥合反莊子仲尼謂

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水曲曰臯平原曰壤搖落

謂草木岐路揚朱事已見上言草木搖落猶有盛時岐路西東

卷之三十六 牋

三

何遜

不難自主昔人猶有對之惆悵嗚吧者非若已之況五臣本乃

去不復歸由君制命所以可傷伏下歸志莫從意作恐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徒擁是心不能從來歸之志尤為可傷

貌若墜雨翩似秋蒨音帝承上歸志莫從句兩墜不能復上

然雨絕天遊仙眺實庸流行能無算算數也言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天地喻帝良註川澤納派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末

對場圃謂出奉筆兔園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

王文東亂三江西浮五臣本七澤言常從子隆共事向註王為

將軍荆州刺史三江會稽越境七契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

澤荆州楚境越東楚西絕流曰亂契因疎闊

而契合戎旃慕長裾日曳後乘載脂善同濟註鄒陽書日何王

府通帛日旃

與處載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沐髮謂被其

炙其德輝語本楚詞十句言待已撫臆論報早誓五臣本肌骨

恩禮之厚情意之密起下圖報意作述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解方春旅嗣先謝滄溟渤解皆以

皆自喻運轉也未運謂隋王尚居其處已先隋王而去故自蕩

方春喻王功業正當盛時旅嗣屬也先謝不及方春而行是終

論報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藩房藩府之房華華門清切猶淒涼

無日所居也清切悽傷輕舟反溯合下數句言與王別

也寂寥無人也輕舟反溯乘輕舟反向而望惟

影獨留不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穆天子傳

見王也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

而巳候於江浦。蘇離舟名。翰註言巳。朱邱方。豈。發。蓬。心。於。秋。實。

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與王看。史記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之。黃曰朱邱。

謂王留京師。已再鼓其蓬心。以圖報於主。蓬心。本莊子解見上。

詩秋實。如其簪履或存。在席無。善同良註。二句言王於巳故。

喻王。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楚昭王亡其簪履。已行三十。

步。還而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無出。不俱反。自是。

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合席幕。拍之。咎犯。哭。雖復身填溝。

日。席幕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哀。在席單。廣。列女傳。梁高行。日妾大。

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滄。告辭。悲來橫集。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

壑。東觀漢記。張堪謂朱暉曰。願以不任犬馬之誠。

妻子託朱生。知歸。知以王為歸。按一路款款。曲曲。申訴離情。起言欲與王始終共事。無如。

迫於朝命。因言平昔恩遇之深。今日天涯之隔。後此繼見。

之願。選詞造句。無字不新。無語不鍊。清新俊逸。殆兼庾鮑。

二家。左國所以妙絕天下。只是鍊處能流。否則斷鐵截銅。便不。

鎔貫文之神氣。生動只是流耳。陳縹清。

鍊縹清。

鍊縹清。

鍊縹清。

鍊縹清。

鍊縹清。

鍊縹清。

鍊縹清。

鍊縹清。

任彦升
劉璠梁典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
事以任助為記室用舊也助到官而謝之
本四池及發條天不日秋秋氣銷流否山潤益蔚雨助不
二家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彦升

劉璠梁典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助為記室用舊也助到官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助。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五臣本。

冊典冊謂衍受大司馬錄尚書事。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副副四海之望。含生之倫。庇身

有地左傳子反曰禮以庇身。況助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多被溫言。

眄睐力成飾。屢蒙顧盼。小人懷惠。顧知死所知當以死報。昔承嘉宴。

屬有緒言此往彼來相續不絕。提挈五臣本作契苦結切之旨。形乎善謔。

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不渝梁史始高祖遇助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助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雖情謬先覺而迹。高祖善騎射至是故引昉符昔言戲言成真。

淪驕餌。不知梁武之必登三府是為謬先覺猶仕東昏侯之朝

是淪驕餌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往聖人之類

不艱驕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東昏侯既以無道見殺

君之餌湯沐具也豈知不惟不罪反用為記室變弔為賀非特無湯沐

之危且獲大厦之安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風相弔大厦成而

鸞雀相賀憂樂別也銑曰比高祖殺東昏侯明公道冠二儀

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歡也

勳趨遂古。遂古即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

伊周桓文皆神功

無紀。作物何稱。神功神妙之功謂治化無紀不勝

紀也作物猶造制無稱不勝稱也

賢翹首。大司馬得自維此魚目唐突璵璠

扶元反翰詩外傳白

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

顧已循涯

猶分寔知塵忝千載一

歛註美玉唐突謂過乎其上也

逢再造難荅。不加罪又賜雖則隕越且知非報

隕越謂不勝

任非報言非

罪盡報可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善本謹詣廳奉白

謝聞

防死罪死

按開府辟人易植私黨雖羊叔子之賢不免為司馬氏用

牋中敘昔時交好意密境真已打點作佐命功臣矣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今上謂梁高祖武帝

任彥升

何之元梁典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劉璠梁典帝詔授公梁

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帝謂寶融史記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此倣其例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百辟前已勸進故曰冒奏丹誠奏進也丹誠赤

心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向註言高祖還讓帝摺紳顛顛恭深所命不虛心而受之

未達

翰註摺紳謂百官顛顛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此當受而受者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此當受而不受以在魯人不贖人矣

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武王崩成王小周公且踐東宮履乘

石假為天子十年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見周禮尚書中候王

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

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

來提撰爾雜鈐報在齊旌理也謂以玉璜之瑞增其封太公以

功足以當之故不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翰註言况高祖之家代有望

為齊侍中兄經綸草昧命功臣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

是依劉璠梁典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

州間難授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

左傳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吳邑書荆河惟豫州以朱

方之後比越城之戰懿為豫州刺史依懿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立功良註即以朱方為丹徒未知是否

也兵人曰振雖累繭救宋重胠存楚戰國策公輸般為楚設

旅言整衆也尼機械將以攻宋墨子開

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

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三十里為一舍累繭狀其足絃

黑皴如繭紋之斷累繭斷不一處淮南子申包胥累繭重胠七

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

大破之以存楚國足去履行以善本今觀古會何足云以上極

口抵重胠謂併兩步為一步作居

戰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

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言東

昏侯用鴉殺術欲自掩其殺術之跡究不可掩是惑甚於掩耳

盜鍾指東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

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東昏荒淫歸政關豎尚書令懿

玉馬走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譏庚子之且金版冠書

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朱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且庭

召月之遷長也

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唐王禽言，榮為明公。據鞏，輟哭。

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滄，激義士之心。州行事蕭穎胄，建牙東伐。

吳志：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

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

武獨居不御酒肉，臥枕席有滄泣。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

處言高祖於兄如此，比例精切。海若，海神祇也。登山管子：登山之神有翕鬼者，長尺人物

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罄盡也。盡圖書

所載，效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漢書郊祀志

其福社。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匪叨天功，實勤濡足。謂實有

是叨天功為已功。韓詩外傳：申屠狄非其世，將授于河，崔嘉聞

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濡足

猶塗。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

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不習。孫吳遵茲神武，能知兵而

與樵采同棄，雅俗已見上。盡誅之氓，善本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

封以龜玉，不毀誰之功歟。龜玉，喻獨五臣本為君子將。無將

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蘧伯玉恥獨某等不達

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慳口，歛悉心重謁。前已進，賤不受，今伏願

時膺典冊，式副民望。按衍之不受大司馬，更是假讓，亦以陰卜。廷臣之從違耳。

望風送款，蟻附蠅趨。五季澆風，其來已久。後代所以嚴上大臣得政律也。

大司馬文

藍風烈烈... 昭明文選集... 卷之三... 仍濟車... 昭明文選集... 卷之三... 仍濟車...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

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卿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又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國家多故遂酬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醜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妙人妙事。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泰階六符經中階上星謂

諸侯三公書伊尹作咸有一德舍咸也三台星三公位濟為太尉即三公上台位

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

以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

曰太史公牛馬走走僕也

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五臣本作彗自歲反禮記會子謂子

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居

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

也直喝破當日此語從無籍無鄒十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

何以當之禮謂辟命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

塗者之路澤畔曰臯稅國稅當塗負薪疲病足力不彊不能奔

言無宦情此截言多病故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廼謬恩以光

清舉恩謂之謬舉謂之清陰與不恭兩言盡之妙甚

按魏晉之際革除之運已成求其嚮然不滓自脫塵網之

外不屑為司馬氏用者予得兩人焉一日嵇中散一日阮

步兵然中散有高世之才防身之智疎卒以非薄湯武見

殺步兵雖抱憤俗之志不廢周身之防如前篇之勸進此

篇之奏記皆有逸情奇氣獨往獨來於楮墨之間其視當

日之脂車曳裾趨附權門直如鵬鷲高舉九霄下視蓬蒿

矣迄今讀其著作未嘗不悠然想見其為人世入皆醉步

兵獨醒世奈何反以酒狂目之也

